

高棉抗越三邊會議的經緯與評價

羅石圃

面對侵略越軍沉重壓力的棉人抗越勢力，在各自為戰的情況下，聯合組成抗越統一陣營，實為刻不容緩，勢所必然。至今年九月，棉人抗越三派領袖集會於新加坡，一般多認為聯合抗越陣線即將從此形成；然而三邊會議為期既僅有兩天，且只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即告落幕。此是否表明這次會議，只是為了在即將舉行的「聯大」繼續維護「民主高棉」的代表權，其實三邊會議雖已人散而曲未終，這從此一會議促成的經緯萬端，及其特別委員會迅即在曼谷成立，以商討組成聯合政府細節，便不難對三邊會議作出定評。

一、東協對抗越軍侵棉的戰略

一九七九年元月，越南挾蘇俄軍援出動廿萬重兵進侵高棉，以破竹之勢迅即攻佔金邊，並繼續對棉共殘兵追奔逐北。在此情勢下，位於「亞西安」前哨的泰國，固已進入虎口邊緣，新、馬兩國亦有人為刀俎之勢。當時越俄的估計，認為一向強調以經技文化合作為宗旨，斷不許涉及軍盟的「亞西安」，在大軍壓境的危急存亡關頭，便只有謀求與河內及其卵翼下的金邊政權和平共存，並訂結互不侵犯條約，以求苟安。一俟棉共殘兵悉被掃清，越軍即可奏凱退出高棉。

不料在金邊棄守的第二天，「東協」常委在耶加達集會，討論如何應付越軍侵棉所造成的緊急局勢。會議結束時由印尼外長莫達代表發佈聲明：除表明「東協」對越南侵棉戰爭升級深為遺憾而外，並要求越棉兩國相互尊重領土完整與獨立主權。繼後「東協」五國外長又在曼谷集會，仍以討論棉戰為前提。閉幕時的聯合公報，更進一步提出了下列要求：（一）重申一月九日耶加達常

委會的聲明；(二)對武裝干涉高棉主權與破壞領土完整，表示極大遺憾；(三)支持棉人具有自決主權，不受外力干涉；(四)要求外國軍隊立即全部撤離高棉；(五)呼籲「聯合國安理會」迅即採取行動^①。

若問「亞西安」在重兵壓境的情況下，何以如此不畏強梁而有恃無恐？這從泰國前首相克利安薩於「東協」外長會議閉幕後，立即束裝訪問日美，便可獲得蛛絲馬跡。克氏此次訪問結果，除得到東京華府一致譴責外軍侵略，及要求恢復高棉領土主權而外，更值得注意的，為卡特的承諾。卡特當時不僅表明美國在泰方遭到侵略時，必將履行「東約」協防義務，增加對泰軍援，並將美軍於越戰期間儲存泰境之輕武器彈藥——總值約為一千一百卅萬美元，全部贈予泰方；且亦透露是時正在美國訪問的鄧小平，此行意義重大。此無異說明了中共已決定即將向越北進軍，以便採取圍魏救趙的戰略。至於美軍儲存於泰境的輕武器彈藥，則已由泰方轉交非共棉人抗越武裝使用。此河內的指控，即可證明^②。

二、非共棉人抗越勢力與泰美淵源

泰國東北部毗鄰高棉的邊區，其居民之中，以棉裔泰人為主。這些棉人雖世居泰境，但對祖國的政情仍然相當關懷。當六十年代初期，高棉政治元老山玉成，由於反對施亞努採取親共外交並讓北越假道向南越進軍。曾在毗鄰泰國的棉西山區設立「自由高棉」政府及編練武裝部隊，用以反抗施亞努的親共外交政權。居住泰境的棉人多紛起響應投效，泰美雙方亦樂於予以援助。

至一九七〇年施亞努遭到罷黜，山玉成立即應龍諾政府的邀請率部回到金邊。這一枝在棉泰邊境成長的部隊，便已成爲龍諾政府軍中的勁旅。同時泰美雙方又應金邊要求，號召棉裔泰人組成援棉志願軍入棉參戰。此一由美國裝備，經泰方負責訓練而成的援棉志願部隊，曾在高棉反共戰場上建造奇功。當一九七五年金邊淪於赤浪紅流，此兩批孕育於棉泰邊區的部隊雖被擊潰，惟其將士們都不願棄甲投降，遂紛紛逃回舊地重整師干，所以棉西的廣大「荳蔻山」區，旋即成了高棉反共勢力的基地^③。

泰國的傳統國防思想，一貫是聯合友邦及友軍阻敵人於國境線外。高棉赤化以後，棉邊既難免成爲泰共的國外基地，泰國邊防軍自可視這些林林總總的棉人反共軍爲防堵共黨的界外屏藩，並在可能範圍內，予以方便。何況分佈在棉泰邊區的棉裔泰人，或則基於民族意識，不願祖國同胞受到共黨暴政蹂躪；或與一山之隔的祖國反共志士，具有親誼，對他們的需求都不會袖手旁觀，視同秦越。所以泰國東北部便自然形成了高棉反共軍的大後方。

註① 「東協怎樣對付越南霸權主義」，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二、一、第二版，董亞南撰。

註② 「東協對越南外交戰的經緯與展望」，本刊，第廿卷，第三期，拙著。

註③ 「越共侵棉對泰國的衝擊」，本刊，第十八卷，六期，拙著。

克利安薩以陸總身份應邀訪美歸來，迅即以政變推翻誓不與棉共講和的他寧政府，並於出任首相後，接受中共的斡旋，不但使泰棉境邊得以玉帛化干戈，且更應邀訪問北平，甚至談到了雙方軍事合作。這一連串跡象，說明了中共對棉共政權的驅使，是以利用棉共不斷突擊南越，俾與南越叛軍裏應外合爲主；同時中共亦經由華府影響曼谷，以便結束泰棉邊境的烽煙。而當時的卡特政府則認爲將中共俄越的鬥爭集中於印支半島而讓美國及其東南亞盟邦得以袖手旁觀，實爲上策；至於棉人反共勢力，因此而失去了外援，亦在所不計。所幸此一時期，棉共政權自顧不暇，對於這些反共勢力未予清剿。

至棉共放棄金邊退入棉西山區建立基地後，原被冷落的棉人反共武裝，亦重新受到美國及「東協」全體成員國的重視，所以在泰國允許北平假道援助棉共流亡政權重整師干的同時，先前反共的棉人部隊亦已獲得支援而趨壯大。因爲美國與「東協」都深悉一旦侵棉越軍被迫撤退，如果仍讓棉共政權重回金邊，則中共勢力亦將捲土重來，這對「東協」等於是引虎拒狼，爲害尤烈。由於此一顧慮，美國與「東協」均預先培植棉人反共勢力在抗越過程中迅速壯大，以便形成抗越陣營的主流。不過此一構想在運作上可謂經緯萬端，確實不易^④。

三、中、棉共利用施、宋而討價還價

一般多認爲「東協」對抗越俄侵棉，不惜與中共携手合作，乃墜入了北平的反霸統戰轍中，殊不知「亞西安」所策定的此項戰略，在目標上，從第二階段開始，卽已將矛頭兼對北平。當上年聯大閉幕後，李光耀卽表明：由棉共獨佔的「民主高棉」政權，雖經「東協」竭力支持，使它在兩屆「聯大」都能保留代表席位，惟以其統治高棉期間，殘暴嗜殺，惡名昭彰，如果不能迅速改組，俾由非共抗越棉人領袖接掌重權，則在下屆「聯大」，「東協」將無能爲力，而高棉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遲早會落入金邊手中。李氏且指出在非共棉人抗越領袖中，無論是宋山、施亞努或英丹出主「民主高棉」政柄，都非常適宜^⑤。

繼後泰國首相普瑞姆與李氏次第應邀訪問北平，都是以談判組成棉人抗越聯合陣線爲首要課題。二氏曾向中共表明：「東協」領袖一致認爲北平如果爲了對抗俄越侵棉，確有互相聯合的誠意，便必須徹底割斷對「東協」五國共黨叛亂的支援。這便是「亞西安」聯合中共反擊俄越侵棉的戰略，在第二階段兼以矛頭指向北平的開端。雖然此一戰略乃以外交戰線爲主力戰場，但在軍事上亦早已向高棉地下進軍，而非共棉人抗越勢力及其武裝部隊，亦因此獲得了此一區域組織的支援而茁長壯大。

至今年春初趙紫陽訪泰，曾與普瑞姆首相及西迪外長等舉行數度閉門會談。親政府的「曼谷英文郵報」，當時卽以顯著地位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李光耀答覆「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訪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出，三版。

刊出消息，謂中共已同意「民主高棉」政權改組，由宋山出任總理兼外長，而棉共三巨頭——喬森潘、波特、英薩利，都將自我流放到北平^⑥。很顯然，這是「東協」對中共「既聯合又鬥爭」的初步收穫。不料適於此時，已經宣佈誓不涉足政壇，不與超級「法西斯」棉共合作，且已由北平遷居平壤的施亞努，在聽到喬森潘願將政權讓給宋山接管的消息後，立即發表願再為馮婦的聲明，致使情勢益趨複雜。

施某在發表聲明的同時，並將此一意願經由棉共駐平壤使館及「法新社」記者通知中、棉共雙方，要求與喬森潘舉行會談，以便商討組成抗越聯合陣線細節；而喬森潘亦迅即經由北平過赴平壤與施會晤。此項由施亞努主催的棉人抗越各派領袖會議，連遠在巴黎的英丹等亦應邀出席，惟獨宋山沒有接到邀請函。這說明了施王子於得悉棉共政權即將走馬換將的消息後，其所以不惜自毀不再涉足政壇的誓言，而自稱願意東山再起，乃出於嫉視宋山可能接掌抗越勢力的大權。

喬森潘之所以捨宋而就施，且不惜移樽就教而過赴平壤與施會談，則是因為北平與棉共鑒於宋山藉「東協」的支持，所提出的聯合條件開價過苛——尤其限定棉共三巨頭必須自我流放到北平接受庇護，遂擬利用施某以制宋山，俾迫使這位在高棉擁有清廉先生之名的前首相，不能不降低條件而參加抗越聯合陣營^⑦。這對「東協」外交戰第二階段兼制中、棉共的目標而言，便形成了一項意外的挫折。

四、是誰調和了施、宋的關係

今（一九八一）年三月間，正當棉人抗越陣線遭到意外阻撓之際，印尼總統蘇哈托突然到曼谷作兩天的非正式訪問。在他啓程前，印尼國家秘書處發言人指出：蘇氏此行的任務，在與泰國領袖討論區域安全與和平問題——包括尋求高棉問題的和平解決方案^⑧。在他抵泰後，曼谷新聞界又傳出消息：印泰首腦所要商談的，將集中於高棉反越統一陣線如何組成的有關問題，特別是印尼對中共具有強烈的戒心，認為面對北平有關此一陣線組織的意向，「東協」斷不能予以忽視^⑨。

至蘇哈托結束訪泰，泰國首相普瑞姆亦向記者證實：蘇氏與他所討論的，乃以高棉抗越聯合陣線如何組成爲主題，且表示印泰雙方均同意此一陣線有及早促其實現的必要。而蘇哈托返回印尼後，又立即派遣特使沙尼前往平壤與施亞努會談。據印尼外交

註⑥ 曼谷〔英文郵報〕，一九八一、二、一、第一版。

註⑦ 「當前中共對高棉策略之剖析」，本刊，第廿卷，第七期，拙著。

註⑧ 法新社V耶加達電，一九八一、三、廿五。

註⑨ 時事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三、廿五。

部發言人聲稱：沙尼此行，旨在與施亞努商談有關棉人抗越陣線的組成事宜，他不僅具有印尼的特使身份，也得到了「亞西安」其他伙伴國的授權^⑩。雖然沙尼與施某的商談經過與結果未見報導，但由施亞努從此即將其原擬排除宋山於棉人抗越各派擴大會議之外的計劃，予以打銷，即不難窺見這位流亡親王，已經接受了「東協」的忠告。

延至四月，施亞努離開平壤訪問北平，曾獲得鄧小平的承諾：俟他率領棉境抗越勢力加入聯合陣線後，中共即可給予軍援；而美國駐平使館的代辦，對他所要求的美援裝備武器，亦同樣以他旗下的人馬參加聯合陣線為前提。於是他又轉赴不結盟國家遊說求援，再到巴黎定居，並與在法的棉人各派抗越勢力加強聯絡，在此同時，中共已將為數可觀的裝備武器運交宋山，而宋氏本人亦從棉西基地受邀訪泰，並與美國駐泰使節公開晤談，再轉赴新加坡及美國訪問。

施亞努在此一期間雖並未訪問「亞西安」國家，但曾透過其代表英丹，與各國有所接洽。英丹曾任前龍諾政府總理，嗣在棉西由彭阿查率領的抗越武裝擁他為領導人；在自願歸入施亞努旗下後，亦於此時奉施某派遣代表他訪問過「東協」國家，並曾在曼谷與美國駐泰使節有過會談。七月間，討論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在紐約舉行時，宋山與棉共代表以及代表施亞努的英丹等人，均於會議期間有過接觸。值得注意的，為會議閉幕後，宋山即由美國轉赴巴黎，親訪施亞努舉行會談^⑪。

一般多不了解：曾經在施亞努政府中擔任過四任財長、一任外長及中央銀行總裁、國務總理的宋山，何以在非共棉人抗越陣營中與施形成水火之勢？殊不知宋山當時對施某准許越共假道的引狼入室，及其後來又對棉共為虎作倀，不但堅決反對，而且極為痛恨，故兩人自一九六九年分袂後即不願再見^⑫。然而這種恩怨只限於他們兩人，最重要的，是擁宋的棉人勢力及其武裝，大都來自龍諾政府的反共陣營。當年親施部隊「吉蔑解放軍」曾與棉共部隊並肩對龍諾政府作戰，且同屬高棉北平流亡政權轄下。在金邊變色後，親施部隊因為遭到了棉共的排拒殘害。雖不得不揚起反共大旗，對抗棉共，且在越軍侵棉後，又轉而抗越；但在宋山領導下的「棉人民族解陣」心目中，實比棉共尤為可恨。

在泰國邊境，經常可以聽到棉人抗越部隊火併的鎗聲，這不單是非共與棉共游擊的衝突，而自由陣容的派別之間更加水火不容，此即說明了宋、施雙方旗下對立的尖銳，可見美國及其東南亞盟邦促成宋、施言歸於好，實屬不易，至於宋山在法國與施亞努晤談以後，返回棉西基地，如何說服其部屬，使他們都能與施某所部拋棄前嫌？則更是困難重重。

註⑩ [南洋商報] 一九八一、三、廿九、第二版。

註⑪ [星島日報]，一九八一、九、三、第二版。

註⑫ [宋山簡介]、[中國時報]，一九八一、九、五、第四版。

五、三邊會議在新如期召開

照例於今年九月中旬揭幕的第三十六屆「聯大」，又是「民主高棉」流亡政權能否繼續保持代表權的難關，「東協」和中共亦不能不早作綢繆，原因是金邊政權外長洪森早就向亞非不結盟國家奔走，要求在今年「聯大」支持金邊取得代表權^⑬。中共爲了拉攏「東協」繼續爲棉共效力，對於此一區域組織在上年「聯大」落幕後所提出的徹底改組「民主高棉」政府人事的問題，便無法再事拖延。趙紫陽於八月間訪問「東協」四國，其所以不惜表明北平不再支援五國共黨叛亂而只保持政治與道義關係^⑭，即是爲了換取棉人抗越各派的三邊會議，能在「亞西安」一致努力下，及早召開。

情況很顯明：對棉共而言，此一三邊會議能否如期舉行及其成敗？關係其本身的國際地位；且在北平的壓力下，更切望能够即早與施、宋集合一堂。但棉共也明知在這兩位對手經過巴黎會晤後，從中利用的機會不多，所以準備在談判時儘可能採低姿勢。至於施亞努，則在受到新加坡邀請後，便迅即表明在九月三日會期之前蒞臨。只有宋山，當喬森潘和施亞努都已向新方表明決定屆時與會後，他仍然在考慮是否應邀啓行？

據八月廿六日新加坡副總理拉惹勒南表示，他曾聽人透露，宋山在棉西基地向記者提及與棉共會談組織聯合陣線時說：「手上沒有拿着木棒，便不願進入老虎籠」。此即顯示他在參加抗越聯合陣線談判之前，希望他所領導的「民解」必須擁有相當武力。這也正是他對應否參加三邊會議遲遲未作決定的原因。不料拉惹勒南在聽到這段話後，很有信心地指出：「如果情況必須要他進虎籠，而他自己又很忠於國家的話，那便只有去冒這個險」^⑮。至八月廿七日，曼谷方面又傳出泰國正在尋找領導棉人抗越陣線領袖以代替宋山的流言，而「民解」的發言人亦即宣稱宋氏已決定屆時赴新參加三邊會談^⑯。

從今年二月便已開始醞釀召開的棉人抗越三邊會議，經過了一波三折，始於九月四日正式舉行。三派領袖——包括代表「爭取高棉獨立和平團結民族陣線」(NUFIPGCC)的施亞努、「民解」主席宋山、「民主高棉」(棉共)政府主席兼總理喬森潘，均於九月二日次第抵達新加坡。前者率領了隨員十二人。宋、喬各率五人，分別住在不同的酒店。在三日那天，喬、宋都先後到達了施亞努下榻的酒店拜會晤談，喬森潘亦拜訪了宋山，晤談一小時。此外尚有在紐約國際會議期間一直負責協調三方面，且

註^⑬ 「蘇越共領導人會談剖析」，〔星島日報〕，一九八一、九、十、第二版。

註^⑭ 「趙紫陽訪問東協四國的任務與評價」，本刊，第廿卷，十二期，拙著。

註^⑮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八、廿七，第一版。

註^⑯ 八法新社V曼谷電，一九八一、八、廿七。

贏得一致信賴的印尼外交部特別顧問安華山尼，亦於此時來往於三方下榻之所^⑭，加上三派隨員的不斷接觸，在在顯示有關各方正忙於會前的協調。

在記者羣的訪問下，除喬森潘一直守口如瓶而外，一向口沒遮攔的施亞努表明關於聯合陣線的籌組，他只是中間人，關鍵在於宋、喬雙方能否互相讓步？至於此次會議所討論的，則為聯合陣線籌組的開端，所須簽署的聯合聲明等，已經擬訂就緒，只須等待會同簽名。一向沉默寡言的宋山，也向記者重申他先前對組成聯合陣線所提出的三項條件：(一)「解陣」須取得軍援，俾建立與棉共旗鼓相當的武力；(二)聯合政府須以他為領導人，並由「解陣」佔有多數閣員席位；(三)棉共主要領袖必須流放國外。他並表示：除前兩項必須堅持而外，關於第(三)項他可以讓步到不指定流放者的人數與姓名^⑮。

六、會散而曲未終

經過為期兩日在新加坡舉行的棉人抗越各派三邊會議，主要的成就，在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全文如下：

「施亞努、宋山、喬森潘於一九八一年九月三至四日集會於新加坡，並同意：

(一)希望組成『民主高棉』聯合政府，以繼續進行對越南侵略者所有形式的鬥爭，以解放高棉。

(二)設立一個特設委員會，以研究上述聯合政府組成的原則與形式。

(三)三方面全力支持高棉問題國際會議宣言與決議，以及其他有關高棉的『聯大』決議案。

(四)呼籲舉世愛好和平國家，全力支持高棉問題國際會議宣言與決議，以及其他有關高棉的聯大決議案。

——大家同意所有棉人反越勢力避免自相殘殺，及在整個協議期間，都將抑制住不把相互之間的歧見予以公開。」

除此而外，三方面另有協議，即組成軍事協調機構，以避免軍隊之間的互相衝突。至於特設委員會的人選，施亞努已即席指定三位代表：(1)英丹（前龍諾政府總理）；(2)布希（施的表兄弟）；(3)卓沙隆（聯陣負責人）。繼後宋山亦委派了代表三人——即慶斤東（前中央銀行主席）、力金漢（前內閣秘書）及平米加法（少數民族占族代表）。唯有喬森潘的代表，至其返回基地後始行派出，但亦能及時趕到曼谷參加特委會會議^⑯，以商討聯合政府組織的細節問題。

當喬森潘於會議結束立即返回基地後，施亞努與宋山則留在新加坡，並接受記者訪問。施某指出：棉人抗越部隊，將以游擊戰法對侵棉越軍與金邊部隊施行重大壓力，以便困擾對方，也許這是把越南逼到會議桌上的唯一良方；且稱他即將與中共及美國

註⑭ 「棉三派會議魯仲連」，〔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四日，第一版。

註⑮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九月四日，第一版。

註⑯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第一版。

商談，爲他提供展開游擊戰的支援，俾便即早達成解放高棉的鵠的。接着他又透露此次會議，曾由喬森潘提議：推定宋山出任未來聯合政府總理，他本人也曾表示支持，宋山向記者指出的，則爲儘管前途困難重重，但他保證自此次會議開始採取共同步驟後，必能迅速組成聯合政府，否則反越力量必將挫敗^②。

七、宋山堅持的條件並非出於私心

高棉抗越勢力三邊會議，雖經過了長期的醞釀與奔走協調，始於今年「聯大」即將揭幕之前在新加坡召開，但三方面領袖的集會，爲期不過兩天，且於共同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及決定成立特別委員會後，即告分道揚鑣。從表面上看：這次集會似乎只是爲了應付「聯大」繼續討論「民主高棉」代表權問題而召開；其對聯合政府籌組原則的決定，亦不過是爲「聯大」辯論本案時，爲維護「民主高棉」流亡政權的代表席位助陣而已。果然如此，則在此一難關得以安然渡過後。特委會的安排豈不會胎死腹中？

其實不然。喬森潘於新加坡返回基地後，立即派出了三名代表到達曼谷參加特委會，使三方面代表得以聚首一堂，開始協商，足見棉共對此亦頗重視。至九月十八日，「聯大」已以七十七票對卅七票，通過了繼續保留「民主高棉」代表權；而在曼谷舉行的三邊特委會，亦已兩度召開，且據同一天的新聞報導，協商頗有進展。這又說明了特委會的聲明所稱「三方面爲討論聯合政府所遵循的政治原則而有成效地交換了意見」，並非自欺欺人，也並不只是爲了敷衍「聯大」^③。

另據「法新社」記者從曼谷所發出的報導稱：宋山已訓令其參加特委會的代表，在談判時，須儘量採取彈性態度。我們知道「民解」方面先前所提出的三大條件之一，便是限定棉共三巨頭——波特、喬森潘、英薩利都必須自我流放出國。宋山倘堅持此一條件，勢將使棉共無人領導而有瓦解之虞，自會成爲協商組成聯合政府的最大障礙。但宋氏前在新加坡向記者透露，對此一條件不再堅持，即等於排除了協商的主要爭執之點。至於宋山所堅持的其他條件，即必須由他擔任總理，及在閣員之中亦須由「民解」人員居於多數，一般或認爲乃出自私爭權，其實對這位淡於名利的人而言，並非如此。

從反越復國的前途而言，廣大棉人之所以不惜忍受世讎越軍及其傀儡的統治，並願在其所建的「戰略村」組成自衛武裝，而與侵棉越軍及金邊部隊並肩防制抗越游擊隊，正是由於他們在棉共統治期間，受盡了苦難折磨，遂不得不依賴以弔民伐罪姿態而

註② 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一、九、六，第二版。

註③ 美聯社、法新社分別由聯合國總部，曼谷同於一九八一、九、十八所發電訊。

侵暹國土的越軍，俾求苟活。假如在聯合政府中不能由宋氏居於領導地位而握有實權，則絕不能號召廣大棉人來歸，而達成共同抗越的目的。而且棉共有如虎狼，狠毒成性。當年施亞努曾爲它在北平主持流亡政權，不爲無功，但它在赤化高棉之後，即將所有親施部隊及施的兩名姬妾與九名兒孫，都予殺害，連施氏本人也遭到了禁錮。有此先例，無怪宋山表明他如果不能手持木棒，便不敢進入虎籠。何況「民解」成員亦均有此同感。

八、結 論

誠然，在棉人抗越陣營的三派之中，兵力最強的棉共，自不甘在聯合政府中大權旁落；但在形勢所迫的當前，亦不容許它在談判時不予退讓。此次談判的關鍵，在於北平與得到美日支持的「亞西安」，而此一區域組織所定恢復高棉領土主權的外交戰略，則爲在對抗越俄的同時兼制北平，藉以迫使棉共將重權移交予非共抗越棉人。中共爲了緩和蘇俄對大陸的南北鉗制壓力，既不能不依靠美日並聯合「東協」以牽制越俄，對於棉人抗越聯合陣線的組織，便唯有儘可能遷就「亞西安」。在此情勢下，棉共又安能不接受北平的安排？

上年「聯大」落幕後，李光耀曾代表「東協」發表談話，指出「民主高棉」政權如不能交由非共抗越領袖接掌，則無法繼續保留其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此項談話實爲此次新加坡三邊會議的遠因。繼後泰、新領袖次第應邀訪平，均以討論如何組成抗越聯合陣線爲主體；而今春趙紫陽的訪泰，及八月間的「東協」四國之行，更促成了三邊領袖集會於新加坡。再由趙某在訪問新馬時表明中共無意在高棉扶植棉共復辟以建立衛星國^②，可見北平已看清了時勢所趨，唯有勒令棉共在談判聯合政府時，以退爲進，才能使它的反霸統戰得到自由國家支持。

不過，棉共擁有武裝部隊不下四萬人，而宋山所轄的「民解」部隊爲數不過五至八千，擁施的部隊更屬微不足道；且中、棉共又曾在紐約國際會議席上，公然反對越軍撤離高棉後解除棉人各派武裝。在此情況下，「東協」與美日方面又將如何防止棉共在越軍撤退後再行武裝奪權？其實，宋山訪美期間，華府對軍援他增強武力一事閃爍其詞；當三邊會議召開之前，美國國會及軍方要人紛訪「東協」，一致表明將增加軍經援助——尤其對泰、馬的大量軍援。觀察家因此判斷華府對棉人非共抗越勢力的軍援，必將透過泰馬而間接提供，藉使他們的武力可與棉共旗鼓相當^③。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反越聯合政府與棉局情勢演變」，〔中國時報〕，一九八一、九、五，第二版，何燕生撰。

施亞努於三邊會議後，既曾向記者表明，他將向華府要求軍援；而宋山則一向堅持必須擁有可與棉共抗衡的武力，才願參加聯合政府，否則便等於沒有手持木棒而進入虎籠。他此次毅然赴新出席三邊會議，並訓令其代表在談判組成聯合政府細節的特委會會議中採取彈性立場。這種有恃無恐的表現，可以反映出華府與「東協」已給了他的定心丸。另一方面，在三邊會議期間，越寮及金邊頭目均奉召赴俄。在莫斯科舉行的聯席會議席上，布里茲涅夫敦促他們必須運用抑制軍事和耐心外交，以便疏解「東協」的疑慮，尤須着重於拉攏大馬與印尼。由此可見俄越對於三邊會議都不敢視之等閒；而「東協」與棉人非共抗越勢力所一致期盼的與越南在會議桌上解決高棉爭端，亦從此出現了一線曙光。

新書介紹：「中共違反人權實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全面性分析中共政權迫害大陸同胞的暴政，特編纂「中共違反人權實錄」一書，內容包括中共對知識份子、宗教人士、少數民族、政治上的異己份子等迫害情形，以及近年來中國大陸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運動資料，撰述恭詳，全書連同圖片約二十餘萬言，25開本，三百餘頁，歡迎惠購。

每冊實售：新臺幣 一〇〇元
美金 五元

郵資另加：
國內（郵掛）新臺幣一〇元
國外——平郵 美金一元五角
航空 美金五元
郵撥帳號：三四三六號